蜀山劍俠傳/22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二一回　靈藥難求 仙女兒飛馳紅鳳嶺　佛光解禁 癡上人遁走白犀潭

下一回▶

霞兒師徒去後，妙一真人對門徒說道：「現在爾等已領了口訣心法，祇要照道書勤習，以後不難參悟。祇是各人所有法寶，好些多是新近傳授，不久下山就許應用，如不事先習練精純，遇見強敵，冒昧取用，就許被其劫奪，此事關係各人安危。照師祖仙示，銅椰之行尚有數日，先期趕往，無益有害。爾衆弟子正宜乘此時機，往太元洞內各覓一間靜室，先照道書目錄上用法習練，期能隨心運用。如有未盡之處，也可來此請益。這數日內，除諸葛警我、岳雯、鄭八姑、齊靈雲、金蟬、石生、癩姑、林寒八人分作兩班，輪值前殿外，爾等不奉呼召，無須來此。祇等紅玉坊前鐘聲齊鳴，再行齊集前殿，等候起程便了。」衆徒齊聲應命，退出殿去。

話說那小神僧阿童，原是白眉禪師門下小沙彌。久聽大師兄朱由穆說起峨眉門下近年人才輩出，個個仙根道器，英俊靈秀；仙府景物，又是如何靈奇清麗，心早嚮往。無如老禪師功行圓滿，飛昇期近。念他以童嬰入門，居然從小向道心誠，能持苦行戒律。禪門妙諦雖多精悟，尚未傳他降魔法力，他年在深山之中獨居修煉，難免不受那邪魔外道侵害，爲此加意傳授。阿童靈慧，極知自愛，聞命大喜，認作異日修行成敗所關，每日勤習法術禪功，苦無暇暑。難得這次師父竟命他獨自下山，所去之處，又是參與兩個仙人鬥法，最後還落得到峨眉仙府小住些日，自然喜出望外。及至一見這些門人，果如師兄所言，祇有過之，一心想要親近。衆中祇英瓊一人見過，因是初出面嫩，對方是個女子，

不便交談。正想少時另尋人言笑，遊玩仙府全景，嗣見衆人由左右兩洞脫險飛出，全部奉命習法，往太元洞走去。心方失望，忽聽妙一真人留下八人輪值，內中一個金蟬，一個石生，俱是年輕靈慧，平日聞名，是最嚮往的人。恰巧二人和癩姑、林寒又是第一班，時正無事，各在殿外平臺之上聚談，正好前往親近。便假作玩景，走了出來。

妙一夫人因他初來，心想遊涉仙景，正要開口喚人陪往，朱由穆暗使眼色止住。妙一真人夫婦俱知用意，笑問這樣不太簡慢麼？朱由穆擺了擺手，微笑不語。瞥見阿童招手，將金、石二人引往長橋，直到走遠，朱由穆纔笑答道：「小師弟祇是童心未盡，人卻機智非常。這是初次下山，巴不得交幾個小友。他和金蟬、李洪、石生三人，本有夙緣。這樣由他們自行交往，異日用到他時，必爭面子，格外盡力，免去許多推諉。否則，他見事情太難，便難保不借故躲開了。近年家師見他年紀最幼，向道精誠，能持苦戒，甚是憐愛。又以自身功德圓滿，不能長久照看，爲恐異日妖邪欺侮，除傳授護身降魔諸法外，再有年餘，連那根降魔錫杖和八部天龍寶藏，都要賜與他了。異日金、石、甄、易諸人，開建別府，多一助力，豈不是好？」妙一夫人終覺不是款待嘉賓之道，回顧靈雲，命往仙廚取些各種珍果仙釀，送往所去之處，令金、石二人好好地陪侍。靈雲領命去往仙廚，用玉盆託了好些果酒出來，正遇袁星，說是小神僧和二位小師叔，同往松風坪看完寄生蘭，便去魚樂潭波香水榭中，暢談乙真人與天癡上人岷山斗法之事。小師叔現命弟子來取果酒，送往待客。靈雲便令袁星代捧果酒，隨在後面，經繡雲澗、鳴玉峽右，轉入香蘭徑，越松風坪，由雙幽谷口外朱重徑穿出，橫渡青溪赤欄橋，再由朱桐嶺側涵虛洞通行過去，不遠便是魚樂潭了。

袁星見靈雲沿途都在瀏覽，走的卻是去魚樂潭的捷徑，笑問道：「師伯如若圖快，飛行前往，豈不晃眼就到？走這小路作甚？要去遲了，小師叔纔又怪我懶呢。」靈雲笑道：「你哪知我心意。這裏仙景本來靈秀，自從開府重建以來，愈發風景無邊，移形換步，各有各的好處，令人耳目應接不暇。如非奉命行道，實實不忍捨去。偏我事情又多，雖有這三數日恩假，哪裏觀賞得夠？何況同門敘別，互相常有正事商談，並無許多閒空，祇結伴遊行了兩次，也無異走馬看花，祇覺得眼花繚亂，興會無窮，終不能盡情領略。眼看行期已迫，這次下山，全視各自修爲，並無一定時限，知道何年月日重返仙山，再作暢遊。說也好笑，連日我祇要抽得一點空，便多觀賞一些。現在值班，回去不能太晚，祇好擇那風景最佳之處，抄近路沿途觀賞過去。我知你是想聽小神僧說白犀潭鬥法之事，想我快走，是與不是？」袁星笑道：「師伯料得不差。弟子本在殿臺下候命，因師父出來告知弟子，說是奉了師伯之命，去往太元洞練習法寶，命聽鐘聲，並去殿臺侍立待命。因有好些時間清閒，想約米、劉二師弟去仙籟頂後面僻靜之處學棋。忽見小神僧來尋兩

位小師叔，弟子知他三人必要談說白犀潭鬥法之事，暗中拉了米、劉、沙、米四人，借用他們的隱形法，尾隨在後，直跟到波香水榭，一同隱伏在側偷聽。正聽得熱鬧有趣，不料劉遇安聽了沙、米兩小人的鬼話，與弟子作耍，將隱身法撤去，現出原身。其實當尾隨時，小神僧早已看破，因知是末代弟子，沒有行法點破。經此一來，就連他們四人隱身法全給破去。小師叔說弟子領頭鬼祟，要加重罰。小神僧卻憐愛弟子，講情解免，命弟子等五人全在一旁隨聽。石小師叔說弟子愛熱鬧，偏給遣開，命往仙廚取來果酒，待客贖罪。剛到那裏，正遇師伯出來。小師叔原令弟子步行來往示罰，不過要是弟子一人單走，也早到了。」說時，二人已走到潭邊。

那魚樂潭是個大約四五十畝的圓形小湖蕩，通體恰似一大片完整的羊脂美玉。當中挖一圓槽，下面靈沙做底，碧草參差，綠波粼粼，青山倒影，疏落落種着小半潭紅白蓮花。波香水榭便建在潭的中心，曲檻迴欄，軒窗洞啓，平臺曲水，玉柱流輝，錦鱗游泳，暗香時聞。沿潭玉堤遠近，不是瑤草琪花，便是青山紅樹。端的是一塵不染，無限芳菲，清絕人間，無殊天上。靈雲邊走邊笑道：「你想廣聽聞不難。我到那裏，請小神僧從頭說起，你不也聽見了麼？」袁星正在喜謝，忽見沙、米二小由水榭的長堤上跑來，到了潭邊方都飛起，神形似頗匆速。瞥見靈雲同行，便沒言語，雙雙躬身行禮，叫了一聲「師伯」。靈雲問：「是兩個小師叔命你們來催袁星的麼？」二小恭答：「正是。」靈雲方說：「他是因我慢的。一同去吧。」忽聽金蟬在水榭外面平臺上遙呼：「姊姊快來！」靈雲點頭答應，飛身凌波而渡。袁星和沙、米二小緊隨在後。到了水榭平臺之上落下，先朝小神僧阿童行禮，致了來意。阿童雖然法力頗高，自幼隨師苦修，戒律謹嚴，以前所食，多半山糧野蔬，偶得鮮果，也祇山中野產，如桃、李、梅、杏、榛子、松仁、黃精、首烏之類，幾曾喫到過這類珍果仙醪，自是高興喜謝，每樣都嚐了些，極口誇好。先恐破戒，不肯飲酒。後來靈雲力勸，說：「來時已問過采薇大師，說此酒乃是甘露釀成，與凡酒不同。大師和李叔父俱曾暢飲，決無妨礙。」阿童聞說朱由穆和李寧都曾飲過，仍然捧酒恭謹跪祝，果然心靈未有警兆，方始入口。衆人見他向道尊師，如此誠敬，好生讚佩。阿童這一喫開了頭，卻是口到杯乾，飲之不已。金、石二人貪聽下文，重又詢問。阿童正要說前事，靈雲見袁星悄立金、石二人身後直遞眼色，方想開口請其重說，阿童已經覺察，笑道：「袁星往取果酒，爲我跋涉，前文他和令姊均未聽過，待我從頭說起好了。」於是一面飲啖，一面述說。靈雲本想稍坐即回，嗣聽阿童說得熱鬧，估量殿中不會再有甚事，如有使命，母親自會傳聲相召，也就聽了下去。

原來阿童自奉白眉和尚之命，去往岷山途中尋朱、李二師兄，依言行事。那地方及岷江下游，地名青林崗，石山峭拔，連嶺排雲。嶺頭上爲石地，亙古無人，雖然平整，因爲

上下艱難，草木不生。除臨江一面半腰崖上若斷若續有幾處僻道外，亙古無人行走。乙休算計這裏是天癡上人必由之路，在嶺上共設了十幾處埋伏，用意多半是和天癡上人惡作劇，使其沿途受挫，折傷羽翼。以天癡上人的法力，祇要事前知道底細，便可無礙。惟獨青林崗中腰一處和快到岷山一處，乙休除用極厲害的禁制外，並還各設一座旗門，具有極大威力。敵人任有多大神通，一經入伏，要想脫身，也須受傷。隨行諸弟子若道行淺一點的，更非失陷在內不可。另外還有三處埋伏，專截敵人退路，須等歸來時始行發動，更是神妙莫測，一處比一處厲害。尤其是最後一關，地面設有攝形之法，一經主持人發動禁法，哪怕不由當地飛行，祇在橫斷千里以內的上空越過，形影必爲陣中神光所攝。主持人再將陣法略一運用，立將敵人陷入伏內，便能衝逃出網，也極費事。同來門人，卻一個也休想脫身回去。這前後五處緊要埋伏，如非白眉禪師預遣門人一一相機破去，雙方定成不解之仇無疑。其中有兩處，還不能先給破去，必須有人手持靈符守候。阿童尋到朱、李二人時，朱由穆早照師命，一一施爲停當。阿童領了機宜，送走兩位師兄，在青林崗上守候了一些時，暗忖：「久聞乙休、天癡二人得道多年，俱是能手，此來必有一場惡鬥。現有師父佛法妙用，埋伏有的破解，有的減去威力，除歸途二處尚等化解外，餘者無一完整，乙休尚未覺察。前半埋伏，天癡上人過時，見了大師兄所留金字警告，必能從此破去，無甚可看。最熱鬧還是岷山白犀潭口。大師兄爲防我到時多事，別生枝節，纔命在此守候。實則中間這處埋伏，威力已減去一半，天癡到來，不過小有梗阻，決能通過。師傳佛門心光遁法，飛行神速，頃刻千里，又有靈符在手，少時回破歸途二處埋伏，決趕得上。何不去至岷山左近，守候天癡師徒，助他們破那末一道禁制，省得到時兩頭緊趕，就便觀戰，豈不是好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往岷山飛去。到後一看，白犀潭深藏後山一條暗谷盡頭。作法人想因山有僧寺民居，惟恐凡人誤入，那最末一道埋伏，便在暗谷口外，相隔祇有十來丈遠。兩面是險崖，下面是盆地，林木茂翳，蓬蒿沒人，地極幽僻。就這樣，還恐有人無知闖入，兩條可通樵徑的磴道，都有云霧封鎖。阿童隱身谷左崖腰磐石之上，左對天癡上人來路，舉手便可將埋伏破去；右對谷口，可以觀戰，地勢再妙不過。先以爲乙休沿途設伏走來，照理應該先到，必是隱身在內。探頭遙望谷內，祇見裏面景象陰森，靜悄悄的，一點聲息皆無。

等了一會兒，忽見谷口有一極小人影一晃。定睛一看，那小人竟小得出奇，身量宛如初生嬰孩，可是神情動作矯捷如飛。衣飾更是華美，身白如玉，頭綰抓髻，短髮斜披，兩肩後各插一支金光閃閃的寶劍，長纔數寸。短衣短褲，赤足芒鞋，相貌甚是英悍。說是道家元嬰，又覺不像。知道韓仙子潭中收養不少異類，疑是怪物煉成，身上又無邪氣，心甚奇怪。那小人先是探頭向外四望，漸漸試探着走出谷口，似要往前面設伏之處走去。

快要走近伏處，倏地一道光華起處，現出一個矮胖大頭的麻衣少年，迎着小人，直比手勢。一會兒，又手指谷內，做出問訊之狀。小人也用手勢比劃，兩人好似相識。這纔知道，這末一處埋伏，還派有人在守候。正在端詳那小人是何精怪幻化，少年猛似喫了一驚，一面將手急揮，令小人退回谷去；一面側耳略聽了聽，慌不迭地一縱遁光，迎面飛來。

阿童心疑蹤跡被他看破，覷定來勢，正想躲開，少年已落在附近磐石之上，手掐靈訣，祇一晃身便隱去。忙即運用師傳法眼，細一查看，原來那少年也和自己一樣，選中這片磐石，意欲隱身觀戰。那隱形法頗高，雖用法眼觀看，僅依稀辨出一點人影；如是尋常之人，休想看出。既然避人，祇不知他又怎會由伏處出現，而無動靜，又和小人相識？好生不解。

微一遲疑，俯視下面小人，已經退回谷中，藏起不見。隨聽來路遠處，風雷大作，約有頓飯光景，纔行止住。緊跟着破空之聲由遠而近，擡頭一看，遙空雲影中飛來十餘道光華，人飛得高，光細如絲，目力稍差的便難看見。晃眼飛近白犀潭上空，光已大長，宛如十餘道白虹當空飛舞。看神氣，似知下面有險，又不甘示弱，等查看出端倪，再行下降之狀。知是天癡上人到來。白犀潭峽谷兩邊危崖交錯，中通一線，已由主人行法禁閉，並且約定登門，本該先禮後兵，叩關而進，其勢不能一到便即深入，非由谷口叫陣不可。但是埋伏厲害，祇要落地，立生妙用，將他師徒一齊困住，甚或受傷，都在意中。阿童不敢怠慢，忙把白眉禪師所賜靈符取出等候。那十餘道劍光，電掣也似在空中盤旋了三五圈，突然一齊下降。眼看離地不遠，倏地一蓬五色彩煙，由伏處潮涌而起。爲首一道白光，擁着一個白衣老人，滿面俱是怒容，將手一揚，便是震天價一個霹靂，朝彩煙中打去。阿童知道那彩煙後面還有無窮變化，見天癡上人發出太陰元磁神雷，不等下面旗門現出，立即乘機手指掐訣，將靈符往外一揚，一片金光像雨電也似隨着雷火打入陣內。跟着連聲迅雷過去，彩煙消散，現出五座旗門。天癡上人面上立現驚喜之容，將手朝天一拱，忙要收時，那旗門似有靈性，光華連閃兩閃，便破空飛去，一晃不見。天癡上人師徒也同時落到地上，白光斂處，各自現出身形。

阿童見那天癡上人相貌清秀，童顏鶴髮，長髯飄飄，一身白衣，外披鶴氅，極似畫圖上的古仙人打扮，周身俱有青氣環繞。隨來弟子十二人，各着一件白短半臂，下穿白色短褲，長僅齊膝，赤足麻鞋。手內分持着一兩件法物兵器。祇有兩人空着雙手，神情也頗沮喪。餘者都是道骨仙姿，英儀朗秀，除法物兵器外，各還佩有葫蘆寶囊之類。六人一面，左右雁行排列。上人先朝谷內略看，冷笑道：「駝鬼不羞！我師徒應他之約來此，

事前防他狡賴，並還通知。如今人不出面，反把牢洞峽谷重重封鎖，是何緣故？既然怕我師徒，爲何沿途又設下許多詭計埋伏，難道暗算人不成，一縮頭就了事麼？」說完，不聽迴應，又用目四顧，好似未看出甚麼朕兆，越發有氣，便喝：「樓滄洲過來！」上首第六人應聲走過，躬立於側。上人怒道：「我原知駝鬼之妻因恨駝鬼無義，殺她孃家弟兄，以致應誓遭劫，恨同切骨，一向隱居在此，不與相見。駝鬼約我來此，又在沿途鬧鬼設伏，不是想借此引起同仇，以便圓他舊夢；便是想移禍江東，使我與這裏主人成爲仇敵，他卻置身事外。我本不難破關直入，但是這裏女主人已與駝鬼恩斷義絕，不是夫妻，雙方素無仇怨，豈能視同一律，中駝鬼的奸謀詭計？是否同謀，必須先行辨明，纔能定奪。並且女主人是否閉洞出遊，或在潭底清修，也未知悉。我師徒光明磊落，人未出面問明，決不做那無恥鬼祟行爲。現在命你入谷探詢，到了谷盡頭處，便是白犀潭，不必下去，祇在上面問詢。先問女主人在否，如在潭底清修未出，你便說駝鬼約我來此鬥法，問她是否與駝鬼一氣？駝鬼是否在內潛伏？如與合謀，便出相見。如說並未合謀，可向主人道聲驚擾，致我歉意。我自另尋駝鬼算賬好了。」樓滄洲道聲：「遵法旨。」將身一躬，退行三步，回頭便往谷中走去。

阿童見狀，暗忖：「大師兄說這條峽谷除卻重重禁制外，還有兩種厲害埋伏。天癡本人入內，尚還十分勉強，這門下弟子怎走得進？」念頭纔轉，樓滄洲已縱遁光，緩緩往裏飛入。剛進谷口不過三兩丈遠，忽聽有一極小而清脆的口音喝道：「來人慢進，你不怕死麼？這是甚麼所在，也敢來此撞魂。」緊跟着，兩道金光成斜十字交叉在谷徑中心。同時金光下面現出一個小人，將路攔住。樓滄洲知今日所尋敵人脾氣古怪，不通情理，而且機阱密佈，說喫虧便喫虧。來時路上，已連番遇阻，如非有人暗中相助，就許不等到此，便丟了大人。料想師父也是進退兩難，哪怕日後再行報仇，已尋到敵人門上，好歹總該見上一陣，纔能回去。必因自己平時精細謹慎，又有護身法寶，纔以探敵重任相托。盡管雙方對敵，照理不傷來使，到底不可大意。一見金光阻路，有人呼斥，立即停住。定睛一看，見是一個比乳嬰還小的小人，話卻那麼難聽，他也和阿童一樣，疑是潭底精怪幻化，幺幺微物，初煉成形，所以如此小法。身入重地，料定對方決非虛聲恫嚇，祇得忍氣答道：「我乃銅椰島主門下第六弟子樓滄洲。家師爲踐乙休前約來此，日前還有飛書相告。先料他必在此相候，誰知他不顧信義，祇在沿途設伏鬧鬼，到了地頭，不見本人。家師因聞女主人久已與他斷絕，不願無故驚擾，命我去至裏面白犀潭請問明白，以定行止。不想遇見小道友在此把守，正好請問……」

樓滄洲還待往下說時，那小人本是睜着兩隻亮晶晶的小眼，面現鄙夷之容，揚頭靜聽。及聽來人稱他爲小道友，好似觸了大忌諱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無知蠢牛鼻子，不要說

了，你老鬼師父說那一套，我早聽見，無非先在沿途中伏喫虧，到了這裏又幾乎丟個大人。走吧，還不甘願服輸，想闖進去尋我師父，又害怕。始而用激將法，自己搗鬼，說了一陣沒人理。知道我師父神通廣大，念動神知，假着命你入谷問詢，實則借此探我師父心意，看看和老師公同心不同。萬一兩位老人家仍是反目，便借此下臺回去，省得得罪一個已惹了禍，到處丟人，又惹下一個更厲害的對頭。哪知說了半天，仍沒人理，祇得令你硬着頭皮來滾刀山。卻不想韓仙子門下最心愛的徒弟大玄在此看守門戶，如何容你走進？我念你是師命所差，不由自主，不難爲你。可出去對老鬼說，我師父兩老夫妻和美不和美，沒有相干。反正我師父的話，自她老人家隱居在此，除卻一兩位多年好友，或是事前許他們登門的不算，餘者誰來都得一步一拜，拜將進去，沒有一個敢在這裏撒野的。他在那裏鬼叫，便犯了這裏規矩，就他想縮頭回去，也辦不到。不過我師父正在神遊入定，暫時懶得理睬罷了。時候一到，她老人家自會出來，要老鬼好看。至於我乙老師公呢，適聽人說，本是在此等候收拾老鬼的，偏遇有人尋他，同往神羊峰頂下棋去了。他老人家根本沒拿你師徒當回事。下完殘棋，自會前來，你們要不怕死，等在外面，決等得上，晚點丟人也好，這般心急作甚？」

原來這小人便是淩雲鳳在上回給韓仙子送去的僬僥玄兒。因是生來靈慧膽大，向道之心又極堅誠，韓仙子大是寵愛，雖然爲日無多，頗得好些傳授。乙、韓夫妻反目，韓仙子事隔多年，已早明白丈夫昔年所爲，情出不得已，並非太過。自己實是偏私，祇爲生性太傲，又把話說絕，認定丈夫的錯，急切間轉不過臉來罷了。及至乙休想起了多年患難夫妻，眷戀舊好，知她災劫將滿，命司徒平往白犀潭投簡之後，韓仙子爲至情所感，心已活動。這次乙休約了天癡上人來此鬥法，楊姑婆趕來送信，韓仙子明白丈夫深心，爲想夫妻複合，不惜身試奇險，樹此強敵。又經良友勸說，決計與丈夫言歸於好。乙休沿途埋伏，韓仙子也早在暗中佈置準備應敵。峽谷內外設有好幾重禁制埋伏，所以天癡上人在外面，遙見徒弟入谷不遠，便有金光小人阻路，手舞足蹈，說個不休。卻和阿童一樣，祇見雙方對話，一句也聽不出。樓滄洲人極持重，想把話聽完，再作打算，強忍氣忿，靜聽下去。後來玄兒越說越難聽，樓滄洲便是泥人，也有土性，忍不住喝道：「無知小妖孽，是何精怪幻化，敢如此放肆？念你異類小醜，狂妄無知，不屑計較。可速喚乙休夫婦出來見我師父。」玄兒把小眼一翻，望着滄洲，突然呸道：「瞎了你的牛眼，連人都不認得，說是精怪，還敢出來現世。我師父不到時候，決不會出來。你有本事，打得過我，我便代你請去。」

樓滄洲心細，見玄兒人雖細小，二目神光足滿，身上不帶一絲邪氣；又以谷中主人明知大敵登門，卻令這等人不人怪不怪的幺幺小人把守要路，口出狂言，必有幾分厲害。初

次見到，拿不定他深淺，萬一動手喫虧，豈不給師父丟臉？略一尋思，冷笑答道：「似你這類小幺幺，怎配和我動手？你不過狗仗人勢，在此發狂罷了。你家主人未出以前，我不便登門欺小。有膽子可隨我到外面去，我也決不傷你，祇叫你見識一點人事如何？」玄兒罵道：「你當我怕老鬼不敢出去，在谷裏頭有禁法倚仗，纔欺負你麼？我要擒你，易如反掌，裏外一樣。無論到哪裏，我手一指，便把你吊起來。不信，你就試試。」樓滄洲正因師父在外面不曾發話，以爲谷口有甚隱法，不曾見此小人。一聽受激，答應出去，心中暗喜。乘機答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我先走了。」玄兒罵道：「不要臉的牛鼻子，你自管滾！離谷三步，不當老賊的面將你吊起，我不是人！」說時，樓滄洲見他將手向後一揮，口中吹了一聲哨子，似在招呼同類神氣，卻不見有形迹。暗中卻也頗戒備，自往前飛。回顧小人，也縱遁光追來。方想到了外面，稟問師父，此是甚麼精怪幻化，如此靈慧？忽聽小人喝道：「這牛鼻子，敢來我們白犀潭放肆。老金，快些把他吊了起來再說。」說時，樓滄洲身剛飛出谷口，自覺出了伏地，又當師父的面，萬無失陷之理。聞言想看看小怪物到底鬧甚麼花樣，如此狂法。忙即停步回看，待要發話，猛覺頭上雪亮，匹練也似當空撒下百十道銀光。樓滄洲自恃法力高強，帶有護身法寶，又煉就元磁真氣，這類銀光多半是五金之精煉成的法寶飛劍，一點也不發慌。不但不避，忙即一面放出本門神木劍，一面放出元磁真氣，準備雙管齊下，總有一着，哪知全都無用。手中青光剛剛飛出，耳聽師父大喝：「此是妖物，徒兒速退！」心方一驚，待要飛遁，已是無及，那一蓬百十道交織如網的銀光，來勢急如電掣，已連人帶青光一齊網住。當時祇覺周身俱被銀光粘縛，越掙越緊，連運真氣，施展法寶，俱失靈效。晃眼被裹成一團，縮進谷口，高高吊起。

當天癡上人到時，發覺當地埋伏乃道家最厲害的太乙分光有相旗門，便知敵人不懷好意。所設埋伏，一處比一處來得厲害。不禁又驚又怒，把初來時驕矜之念，減去大半。無如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恨到極處，把心一橫，正打算豁出損傷法寶真元，下來硬拼。不料又是一片佛光自空飛墮，竟將旗門暗中破去；與沿途所遇暗助自己的行徑一樣，祇是不肯露面。對付敵人，也是適可而止，祇爲自己解圍，並無傷損，心中感激。因在青林崗入伏遇助時，也是這等情景，自己連聲稱謝請見，連個迴音俱無。這次破那旗門時，更和自己神雷同時發動。隱身之法又極神妙，在敵人眼裏，決看不出有人暗助。分明有所避忌，不願顯露行藏，一再請見，也是無用，徒遭敵人恥笑，祇得舉手示意，暗中稱謝。想收旗門，已喫敵人收去。落地以後，一查看谷中形勢，禁制險惡，嚴密異常，迥出意料之外。越知十九討不了好，憑自己法力道行，大虧固然喫不了，隨帶十二個弟子，卻沒有一個人能是對方敵手。來時，因衆弟子同仇敵愾，踊躍請行；又值元身初復，勁敵當前，不欲多耗真元，帶了門人，頗有許多用處。不料反成了極大累贅，其勢又不能

中途遣回。敵人偏又詭計多端，故佈疑陣，到此一人不見。事已至此，或勝或敗，總須有個交代，始能迴轉。故意取瑟而歌，連發了兩次話。敵人終不現身。沒奈何，祇得以假爲真，令樓滄洲入谷探詢。

天癡上人知道敵人夫妻不通情理，甚事都做得出，愛徒就許失陷在內。正盤算應援之策，忽見樓滄洲和小人爭論了一陣，先後飛出。看神情頗似追逐，兩下裏又未交手，谷中禁制也未發動，那小人更看不出他深淺。想等愛徒返回後，再行查問。晃眼樓滄洲飛出谷口，忽然面現怒容回視，方覺出愛徒是在誘敵。猛瞥見谷口崖頂上撒下一蓬銀光，天癡上人何等眼力，定睛一看知道不妙，忙喊：「徒兒退回！」但已被網住，往谷內捲進。一時情急，厲聲大喝：「妖物敢爾！」手一指，便有一團栲栳大的青霞，朝那銀光打去。眼看飛到谷口，似被甚東西一擋，震天價一聲巨響，炸裂開來。當時煙光迸射，地塌山搖，附近山石林木，紛紛倒塌折斷，沙石殘枝，滿空飛舞，半晌方歇。谷口以內，卻是原樣，連草也未見搖動一根。再看愛徒，已被那白光交織的光網，低低懸在兩邊危崖當中。那小人遙向自己，不住拍手大笑，手舞足蹈，嘴皮亂動，似在盡情笑罵，並還做出種種淘氣侮慢動作。由不得怒火中燒，喝令左右門徒分出八人，連同自己，各按九宮方位，齊走向谷口外，戟指怒喝：「乙休駝鬼鼠輩，韓三無恥潑賤，速出相見！」喊罵幾句，不見迴音。一聲號令，師徒九人，一齊施爲，各取一面三角小幡，擲向空中，立分爲九幢五色奇光，將峽谷上空圍住。再同把手一搓，朝光幢上一揚，便有九股彩煙，由光幢上蓬蓬飛起，宛如怒濤飛墮，眨眼將全峽谷一齊籠罩在內。天癡上人大喝道：「駝鬼夫妻，再不放我徒弟，縮頭不出，我略一施爲，你那滿潭中的精怪生靈，連你水中老巢，全都化成沸漿了。」谷中仍無應聲。

天癡上人急於要救愛徒出險，免得吊着難堪，見對方始終不理，氣得兩道壽眉一豎，口喝聲：「疾！」師徒九人一同運用玄功，把手一指，千尋彩煙立化成五色烈焰，將峽谷圍罩，燃燒起來。初意這兩極神光煉成的真火，何等猛烈，敵人禁制盡管神奇嚴密，時候一久，也必難以支持。就說本人不怕，手下徒衆和白犀潭水宮老巢，豈不顧惜？並且此火見縫就鑽，由心運用，樓滄洲也善此法，祇要有一絲空隙，穿將進去，便能發生妙用。愛徒雖然被困，法力尚在，運用本身所煉真火一引，裏應外合，這峽谷縱不燒熔成汁，也必被雷火震坍。一經發揮威力，多厲害的禁法也禁不住。至不濟，人總可以救出。哪知韓仙子心高氣傲，立意非捱到丈夫到場，方始出援。敵人如何攻法，早已防到。所藏異寶又多。除卻谷中禁制外，上面還蒙有一層寶網，罩得水泄不通，如何攻得進。

天癡師徒合力圍攻了一陣，枉自烈焰熊熊，聲勢猛惡，連左近山石林木，好些俱被波及，

不是烤焦枯死，便是碎裂崩塌，獨那條峽谷依然紋絲不動。天癡上人羞惱成怒，把心一橫，怒喝一聲：「且住！」將手一招，收了彩焰靈旗。去至谷口外，回手囊中取出一件形如梭的法寶，手掐靈訣，待要往地上擲去。忽聽遠遠空中厲聲大喝：「癡老兒做此無賴行爲，不怕造孽太大，遭天劫麼？」聲到人到，跟着一片紅光，比電還疾，由遠而近，晃眼飛墮，現出一個身材高大的紅面駝背老者。天癡上人屢受挫折，因愛徒久困，敵人始終不理，實在難堪，意欲施展毒手，由谷口外面禁制不到之處，攻入地底，勾動地火，將岷山後山白犀潭一帶毀滅。明知此舉傷害生靈大衆，有犯天誅，也是一時情急，迫不得已。一見仇敵飛到，忙即停手，收了法寶。

乙休原是隱身神羊峰頂遙望，欲候老妻出谷，與天癡上人鬥法之際，再行現身。等了好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暗忖：「老妻已是迴心，敵人尋上門來，哪有不出之理？」嗣見敵人業已放火燒山，谷中仍是無人出敵，可是峽谷並無傷損，也未被敵人攻進。這條通白犀潭的峽谷，平日本就禁制重重，不經主人默許，休想擅越雷池一步。敵人不敢走進，尚無足奇，這麼厲害的火攻，怎也置之不理？運用慧目定睛一看，全峽谷山石上面，依稀似有一層極淡薄的煙痕蒙住，纔知蒙有老妻的至寶「如意水煙羅」。此寶乃天府奇珍，老妻昔年爲了此寶，費了十年心力，纔得到手。乃是一面寶網，不用時，摺疊起來，薄薄一層，大隻方寸，彈指展開，大小數百千丈，無不由心。妙在是與別的法寶不同，毫無光華，也無甚形迹。多好的慧目法眼，也祇依稀辨出一片薄得幾非目力能見的煙痕；任多猛烈的水火風雷，均攻不進。自己舊遊熟地，識得山石顏色，心中又有成見，故能看出；另換人地使用，便難看出。老妻昔年遭劫時，便仗它保全法體原身，珍愛如命，向不輕易使用。今竟用以對付敵人，可知同仇念切，未忘前好。分明來時料錯，又以愛妻怨氣未必全消，必在潭底行法，顛倒陽陰，使自己算不出她心意，因此未再推算。實則和自己同一心意，都是想令對方先和敵人交手，然後出面。方纔體會過來，瞥見天癡上人忽將靈旗烈焰收去，降落谷外，待下毒手，毀滅後山。再如遲往，一則靈境可惜，二則老妻不捨白犀潭水宮被毀，勢必不等自己到達，便即出鬥，豈不是有違她的初意？忙縱遁光，趕來阻止。

天癡上人見敵人到來，也覺此舉徒害生靈，卻傷害敵人不了，有些無聊。收寶以後，正待喝問，乙休不等發話，朝谷口內用手一指，解了禁法，看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小鬼頭真個淘氣。癡老兒惹厭，與他徒弟甚麼相干，把他吊起示衆，徒叫癡老兒發急，有甚意思？還不叫金蛛收絲，放他下來！」說時，玄兒已在谷內跪倒行禮。聞言恭答道：「這牛鼻子吹大牛，和弟子打賭，纔吊他的。本想連他師徒一齊吊起，因他是來尋師父師公的，怕師父怪罪，沒有敢動。他那徒弟不老實，差點要被金蛛喫了呢。」乙休和玄兒尚是初

見，看他如此靈慧口巧，也頗喜愛，笑道：「憑你也配？說得癡老兒太不值錢了。快去請你師父出來吧。」玄兒忙答：「弟子遵命。」剛往裏去，谷頂銀光撤處，樓滄洲已被鬆開，自覺丟人太甚，忙縱遁光便往外面飛去。禁法一撤，乙休和玄兒的這些問答，天癡上人聽了個逼真，雖是修煉多年，也按捺不下火性。祇因愛徒困在人手，敵人還未和己對話，不得不裝大方，忍氣等候。待樓滄洲方一脫網飛出，乙休剛轉身向外，便戟指大罵：「駝鬼無恥！我與你井水不犯河水，素無仇怨，上次無故多事，爲人門下走狗，乘我不備，暗用詭計將易家兩小孽種劫走。又不敢和我明鬥，祇吹大話，欲仗悍妻護符，約我來此鬥法。照理就該光明相見，比個高下。你卻祇在沿途鬧鬼，遍設埋伏，俱被我破去。你妻又將峽谷封鎖，避不出面。我知你那悍妻久已與你反目，不欲無故傷人，好意命門人入谷詢問，誰知潑婦與你一般無恥。縮頭不出，也就罷了。自來兩國相爭，不傷來使；何況你夫妻也算修道多年。不該暗令門下妖孽，將我門人用妖絲網陷住。你以爲這樣就可以辱我？實則是你夫妻行事鬼祟。休說自命散仙一流，便旁門左道妖邪，也無這等無恥行徑。我祇當你夫妻長此縮頭，不出來見我，原來也怕我毀卻老巢。現已相對，總須見個高下。我素來光明磊落，決不鬼祟行事，任是如何比鬥，由你挑選，祇要說出來，我便奉陪好了。」

乙休由他怒罵，祇微笑靜聽，不插一言。等他說完，纔答道：「當初我救走易氏弟兄，祇能怪你自己法力太差，略施障眼法，便將你引走。如此不濟，如何能是我對手？當時因是受人之託，與你無仇無怨；又憐你在海外多年，修爲不易；又居一教宗主，未便當着許多令徒，使你過於難堪；加以和小友岳雯殘棋未終，不欲爲此擾我清興。這纔沒有與你計較，祇給你留話：如若不服，可來此間尋我。滿以爲你有自知之明，必不敢來，一直沒把此事放在心上。目前聞你要來尋我，心想本無大怨，真要對上手時，我脾氣不好，出手太辣，傷了你，不過世上少一狂傲無知的妄人，但留下許多令高徒無所依歸，被一般妖邪引誘了去爲惡，豈非自我造孽？爲此隨便設了幾道關口，欲使你稍受挫折，退縮回去，免致多年苦修功行，好容易走火入魔，纔得煉復形體，又遭殺身之禍。哪知你仍不知進退，非來送死不可。自來兵不厭詐，你既敢尋我，難道不知我夫妻的厲害？頭次遇伏，還可說是驟出不意。以下還有十餘處埋伏，你也自命修道之士，難道你會看不出一點朕兆？自不小心，法力太差，虧你不羞，還說我們行事鬼祟。你說我的禁法均爲你破，這原近情，不然，你師徒怎能全體來此？不過適纔我在神羊峰頂遙望，你師徒已將入我伏中，因有一片佛光，隨同雷火飛下，纔將我旗門破去。憑你萬無這樣法力，路道尤其不合。分明有人恐你難堪，暗中相助，你卻往自家臉上貼金，豈非無恥之尤？我如怕你，早不如此施爲，也更不會約你來此。祇爲有人約我對弈，又料定你無甚伎倆，山妻如若空閒無事，早就將你打發回去。否則，你也不能入谷一步。讓你多候片時，煞

了火性，容我一局對完再來，也是一樣，因此遲到。我人在此，怎說避而不見？至於令高徒奉命探詢原可，爲何欺小，自尋苦喫，打的甚賭？我適遙望，分明他已出谷，小徒纔將他擒回吊起，並未依仗埋伏，在谷中下手，怪着誰來？你眼見徒弟被擒，尚不解救，還吹大牛，要我出題鬥法，班門弄斧，豈非荒謬？莫如還是讓你佔點便宜，由你先行施爲。如真勝得過我，我從此避入深山，永不出面；你如不勝，力竭勢窮，無計可施，我並還隨你往銅椰島去，看你有甚神通施展，免得你死不甘服，說我依着家門欺人。你看如何？」

天癡上人不料乙休反脣相譏，倒被挖苦了個淋漓盡致，愈發怒不可遏，大喝：「駝鬼，祇耍貪曙薄舌，有甚用處？你是此間地主，我先下手，反怪我上門欺人，如今讓你一步，怎不知好歹？」乙休哈哈笑道：「癡老兒，你當我不知你的鬼心思麼？你不過因在沿途喫虧，當着門人不好看相，自恃有銅椰島地層以下數千年凝聚的陰穢之氣，以爲我那法寶飛劍均是五金精英煉成，當我不知底細，取出施爲，你收去一兩件，好裝裝面子。如能連我一齊困住，更是稱心快意。卻沒想到我老人家對別人不敢自負，似你這樣老蠢物，再有十個八個也奈何我不得。我向來對敵專一投桃報李，敵人不動，我決不出手；何況我約你來，好歹遠來是客，更不能不讓你佔先。你所煉穢氣，如真厲害，我身邊現有兩件飛劍法寶，俱是金鐵之質，不如吸了去，讓我見識見識。何必我先動手呢，難道隔了一層衣服，便無所施其技麼？」天癡上人原知乙休道法高強，機詐百出，自料今日敗多勝少，報仇之事，祇能留爲後圖。又知乙休脾氣古怪，逞強好勝，所用飛劍神妙無窮，對敵時必取應用。這類道家法寶飛劍，多半金質，可以用元磁真氣吸取上來，先給敵人一個小挫，再乘機激怒，引他去至銅椰島入網。哪知乙休道妙通玄，有通天徹地之能，不特法力甚高，經歷見聞更極廣博。日前又在峨眉凝碧仙府聽得妙一真人微露先機，知道銅椰島之行決不能免。嫌怨已結，敵人反正不能善罷甘休，早晚必要約往銅椰島去，不如先佔他一個上風。不等對方開口，自己先就說去，一切早有成竹在胸。加上韓仙子一個勁敵尚未出面，無論憑法力，憑口舌，暫時均非二人之敵，白白聽些譏嘲，毫無用處。當下見乙休一味挖苦，說甚麼也不先出手，祇得忿怒答道：「這是你說的，我祇好先得罪了。」說罷，兩肩搖處，四十九口神木劍，化成四十九道冷冰冰的青光，虹飛電舞而出。緊跟着雙手一搓，往外一揚，又是無數太陰元磁神雷，發出碗大一團團的五色奇光，齊朝乙休打去。

乙休早已料到此着，知這一雷一劍相輔而行，厲害非常。一用金鐵製煉之寶去破神木劍，立被元磁真氣吸收了去。如用五行禁制，也是顧於此，必失於彼。對方如非斷定自己是個勁敵，別的法寶無可施爲，也決不會一上來便使出獨門看家本領。正待飛身空中，行

法抵禦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當這來勢迅急，不容一瞬之際，猛聽當空有一女子聲音喝道：「何方老賊，敢來我白犀潭撒野？今日叫你知道潑婦厲害！」話未說完，那青光神雷本來一是夭矯如龍，出即暴長，一是飛出不遠，即發出震天價的霹靂，爆裂開來，兩均猛烈。忽然全被隔住，同停空中，此衝彼突，不能前進一步。同時，二人面前飛落下一團青煙，簇擁着一個面貌清秀的道姑，凌空而立，朝着天癡上人戟指喝罵。乙休忙道：「山妻來了，怪你在她門前放肆，必有處治。我夫妻素不喜兩打一，這裏又是她洞府，她是正主人，我不能越俎代庖，祇好暫時下來。等候被山妻打跑時，我就隨你往銅椰島去，搗你老巢，就便開開眼界，看你那地肺穢濁之氣凝鍊的玩意，到底有多厲害好了。」說罷，身形一閃，便落在阿童和那矮胖少年隱身觀戰的峰腰危石之上。阿童見他立處相隔不過丈許，落地先朝自己這一面笑，跟着轉麵點手，矮胖少年的模糊人影便縱了過來。

乙休笑道：「今日本想叫癡老兒丟個大人，把他的門人全數扣下，片甲不歸，祇剩他一個孤身逃回島去。不想有人暗中作梗，處處給敵人方便。他雖一番好意，祇給癡老兒解圍，不曾與我爲難，但畢竟有些欺人，並還大膽來此觀戰。依我脾氣，本實容他不得。不過看那行徑，頗似我認識的兩個老和尚所差，知我素來不和後生小輩一般見識，特意派了個小和尚前來代他行法，使我不好意思計較，用心也忒狡猾。爲此氣他不過，我不似癡老兒一雙近視眼，祇看出你隱身在側，還誤認是暗中幫他忙的恩人，別的毫未看出。如不稍微給他看點顏色，他必得了便宜賣乖，以爲祇他佛家法力厲害，他就在我面前都看不見。現有柬帖一封，你可拿到去峨眉的雲路中途等候，照我所說行事，給那小和尚一個厲害，替老和尚管教一回，免他年幼狂妄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異日遇上，又與師命相違，惹出別的事來。」說罷，也未聽那胖少年回答，祇見身形一俯，好似行禮，跟着人影一閃，便即不見。

阿童原知神駝乙休是師父朋友，久聞此老法力道行均高，甚是難纏。大師兄部署完畢，立即避去，不與先見，便爲不肯惹他。照此神情語氣，自己行藏定被看破。心想：「那矮胖少年不知何人？既能代他主持埋伏，當非弱者。現奉他命去至中途相待，必是算準自己要往峨眉，半途埋伏，給點苦喫。自己雖然學會好些佛門防身禦敵之法，要鬥乙休，決鬥不過。不去峨眉仙府，徑自回山，固可無事；不過好容易得此勝遊，大開眼界，爲此失卻，心又不捨。悔不該不聽朱、李二師兄叮囑，行法時太近，被此老看破。否則，憑自己目力，再遠百倍也能看見。那破旗門的靈符，更是隱現隨心，多遠都有靈效。乙休爲人好勝，如在遠處行法，必當自己怕他，即便看出，也不會計較。偏要一時高興大意，跑到他面前潛伏，自然觸怒。初次離師下山，便遭挫折，自己難堪，還給師門丟臉。此老又是師執尊長，不能和他硬碰，再說也未必硬碰得過。」阿童越想心越煩惱，正在

犯愁。忽見煙光萬丈，照耀崖谷，風雷之聲，震撼大地，戰場上業已分出勝敗。

原來天癡上人的元磁神雷能發能收，能散能聚。對方如不能敵，中上固是形神皆滅；如與五金之寶相遇，立即由分而合，化爲元磁真氣，將它吸收了去。深知乙休有太乙真金煉成的飛劍，乃神木劍的剋星，與本身元神相合，威力至大，不遇勁敵當前，平日輕易不用；又精五行禁制之術，玄功變化，奧妙非常。因此故意把四十九口神木劍全放出來誘敵，同時發動元磁神雷，以便破那飛劍。此劍一破，敵人不問結局勝敗，真元均須受傷。二寶有相生相輔之妙，勝雖不可全必，當無敗理。主意想得不是不好，偏生纔一出手，迎頭便遇見剋星。也沒見對方有甚法寶出現，好似在空中突然懸有一堵堅強城壁，憑空便被阻住。祇見青虹電舞，雷火星飛，上下左右，任怎衝突，總是衝不過去。妙在是形影皆無，看不出一絲迹兆。同時耳聽空中清叱，那比乙休還要難惹的有名女魔頭韓仙子，已隨着喝罵之聲，飛落面前。乙休立即託詞退下，說完兩句俏皮話，往右側峰腰上飛去。天癡上人越想越氣，又看不出敵人用來阻擋磁雷、飛劍的是何法寶異術。韓仙子說話神情，和乃夫一般狂傲強橫，聽去刺耳。情知敵人夫妻合謀，更不好惹。平日在島清修，一意煉復原身，不與外人往來，不問外事。起初以爲乙休夫妻二人，成道年歲和自己差不多，同時修爲，路道雖各不同，但對方法力功行，俱都深悉，彼此不相上下。即便比己略高，也不至於挫敗。何況自己既有元磁真氣凝鍊之寶護身，可收敵人飛劍法寶，又與同來十二弟子練有混元一氣陣法，玄機奧妙，非比尋常。並且銅椰島上，還設有好幾重埋伏禁制和一座極厲害的陣圖，萬一不能取勝，還可將敵人引去，誘使入網。

誰知多年不見，敵人竟有偌大神通，棋高一着，鬧得滿盤皆輸。深悔不該一時疏忽，輕敵躁進，自取其辱。隨來弟子，適纔已有兩人入伏受傷；一個又被人吊起，剛放回來。這時因聽敵人口出不遜之言，俱都義憤填胸，怒容滿面，各自暗中準備，大有與敵一拼之勢。自己尚且勝敗莫卜，門人自更不行，惟恐又有傷折，徒受敵人恥笑侮辱，於事無補。百忙中，一面搖手示意，不令門人妄動；一面準備答話對敵。韓仙子竟比乃夫性急得多，聲到人到，發話完畢，也沒容他開口，便先發動。手臂往上一揚，立由袖口內飛出十餘道形如玉鉤的碧色寒光，往天空飛去，直沒入天際密雲之中，不知去向。正不知是何用意，晃眼工夫，重又在雲層中出現，光已增強長大，宛如十數條青虹，蛟龍剪尾，不住屈伸掣動，發出極大的破空之聲，自天飛墮，由天癡上人師徒身後左右，每道光華各認一人，分三面環抄上來。這纔明白，敵我之間果有一層阻隔，連敵人的法寶，也須經由上空越過，不能穿行無阻。因來勢太急，未容多作尋思，除受傷二徒外，各把一口神木劍放起抵禦；同時暗運元磁真氣吸收，鉤光依舊電掣虹飛，毫不爲動。仔細觀察，竟不知是何物所製，祇覺變化神奇，精光強烈。衆弟子各運玄功全力抵禦，僅僅鬥個暫

時不分高下，不禁大驚。那鉤光因人而施，共是一十三道，中有一道光尤強烈。幸這十二弟子俱是天癡上人門人中上選，各得有本門真傳，一人對付一道，勉強可以抵敵。可是中間兩人已在途中受傷，遇上這麼神妙莫測的法寶，便不能再勉爲其難了。

天癡上人覺出此寶厲害，未可輕敵，祇得將當初成道時所煉與心靈相合的鎮山禦魔之寶，今已多年未用的一口飛劍飛起應戰，仍是覺得喫力。暗忖：「先放出去的四十九口神劍，已喫敵人阻住，不能上前。何不撤將回來助戰，免得衆弟子勢弱費力；並還可效敵人故智，將磁雷留在空中，與那無形之寶相持。同時拼着受點損害，默運玄功，把葫蘆中未發完的元磁神雷，出其不意，也由高空中越過，予敵人來個重創。好在此雷由那太陰元磁真氣凝鍊，隱去形迹，本極容易。所居銅椰島乃元磁真氣的母穴所在，此寶煉得最多，即便爲敵人所破，全數損失，再煉亦非難事。」想到這裏，正打算招回飛劍助戰，忽聽韓仙子喝道：「老賊不要發慌。我的碧斜鉤，乃水宮神物，地闕奇珍，通靈變化，向來出去以一敵十。既然你帶的徒弟有兩個廢物，待我收回兩柄，免你師徒手忙腳亂如何？」隨說，手指處，那和天癡上人對敵的三道碧光，忽有兩道突然伸長，橫空剪尾，往回飛去。

天癡上人不知敵人藏有深意，加以急怒攻心，愧忿交集，求勝心切，靈智已亂，以爲這一來，正可將計就計。也不顧再收神木劍，竟將餘存的元磁神雷暗中發出，意欲尾隨兩道碧光之後，潛追過去。心想：「空中阻隔，目所不見，祇要敵人碧光能過，便能尾隨過去。」匆迫之中，卻不想碧光初發出時，既由高空飛越，過了當中阻隔，然後下落，木劍、磁雷仍滯空中，可知阻隔未去。那麼碧光收回時，怎會由平面橫飛，不由上空飛起？碧光來去，勢均神速，稍亂心意，粗細兩道碧光已如經天長虹，鉤頭向外，先是兩頭平伸，突往空中略收，徑朝那阻滯空中的劍光、雷光兜截上去。天癡上人這纔看出形勢不佳，想收神木劍已是無及。祇見兩道百十丈長的青虹，將那四十九口飛劍光迎住一截，便即合流，如羣龍戲海，略一騰挪，便似被甚東西扯緊，橫豎七八糾纏一起。連那些未發的磁雷，也一窩峰似朝對面敵人飛去，煙光變滅，兩三閃過去，便同失蹤不見，始終沒看出空中法寶是甚形狀。

原來韓仙子一上來，便看中這四十九口神木劍，立意收它們下來。但知此劍神奇，與敵人身心相合，又是四十九口成數，不可分拆，差上一口便要減去若干靈效威力，並且得了也保守不住。必須一齊收去，不令有一漏網。暗中想好主意：先用寶網將它阻住，隱在空中。跟着放出十三柄碧斜鉤，故意從高空之上飛越過去，引逗敵人暗算。卻把兩柄最厲害的雌雄一雙主鉤，借詞收將回來，就勢把四十九口神木劍歸路擋住。同時暗中運

用玄功，將那隱在空中的寶網，再急速兜將上去。動作神速已極，便無異寶相助，敵劍也難逃脫，何況有這兩道經天碧虹迎頭一擋一逼，自然全數落網。略掙扎掣動，便喫韓仙子行法制止。連那空中殘存未發的神雷也一併收去。此劍乃天癡上人心血所煉，焉能不又急又恨，氣得咬牙切齒，鬚髮皆豎，厲聲喝罵：「駝鬼、潑婦，今日有我沒你，與你拼了！」說罷，將手一揚，飛起一團紅光。到了空中，一口真氣噴將上去，立即暴漲，約有畝許大小，紅光萬道，耀目難睜，比火還熱十倍。纔一飛起，還未下落，附近山石突起白煙，所有林木花草全都枯焦欲燃。眼看泰山壓頂般由上而下，正往對面敵人當頭打下，猛瞥見韓仙子冷臉微微一笑，也沒回答，祇把手一揚，袖口內接連飛出金碧二色兩團光華，精芒四射，光甚強烈，卻不甚大，金光在前，祇有丈許大一團，疾如流星，首先對準紅光中心打去。雙方勢子都急，一下撞個正着。先是叭的一聲，金光深陷紅光以內，包沒不見。紅光祇略停了停，仍往下打來。第二團碧光出手較慢，相繼迎擊上去。

天癡上人畢竟目力不比尋常，見敵人金光雖喫紅光包沒，並未消滅下落，也無別的異兆。與平日對敵，任是何等法寶、飛劍遇上此寶，不是炸成灰煙，便被燒成汁液，化爲紅雨飄散的情景，迥乎不類。正覺有異，未容仔細觀察，就在這金光陷沒紅光以內，碧光快與紅光對撞的瞬息之間，猛聽紅光中炸音密如貫珠。剛覺不妙，緊跟着好似霹靂怒發，一聲極猛烈的巨響，紅光忽然爆裂，化爲萬千團烈火，當空散將開來。同時敵人金光也自碎裂，化爲無數金芒箭雨一般，夾在烈火叢中四散下射。天癡上人因此火熔石流金，奇熱且毒，又是神木劍的對頭，衆弟子身帶法寶、飛劍，都是晶玉神木所製，一個躲閃防備不及，立受重傷。慌不迭待要行法抵禦，哪知敵人早有成算，當碧光快與紅光撞上時，反向後略退。等到紅光爆裂，將手一指，碧光突往平面展開，寒光凜凜，往前一逼。同時再發出一股極猛烈的罡風，當頭的烈火遇上便即消滅，化爲青煙，被風一吹即散。下餘的，直似颶風之捲黃沙，朝前涌去。

天癡上人枉用多年苦功煉成此寶，平日隨心運用，一旦爲人所破，再用極厲害的法術和相剋之寶一摧動，化爲千百丈無情烈焰，隨着罡風猛撲過來。雖然法力高強，急切間也來不及制止。知道再不見機遁走，自己無妨，隨帶諸門弟子多半不死必傷，決難倖免。沒奈何，把腳一頓，大喝：「衆弟子，隨我速退！」忙由袍袖內飛出一片黑光，略阻火勢。同時運用玄功，連隨行十二弟子一齊攝起，縱遁光破空遁去。因是恨極仇敵，怨毒已深，無可發泄；又見烈火如潮，劫雲滾滾，勢不可當，那黑光略一阻擋，便喫碧光罡風盪開，依舊光焰萬丈，漫空乘風，電駛追來。知道自己飛遁神速，已經率衆脫險，再難追上。百忙中，一面收回黑光，一面手掐靈訣，並將適在谷口叫陣時取而未用的一件法寶取出，等要施爲，本意反風回火；一面仍用前寶由地底攻入白犀潭，引發地肺真火，

毀去敵人巢穴，連後山一帶全給燒成劫灰，稍泄胸中忿恨。

誰知韓仙子早有楊姑婆事前報警泄機，深知天癡上人虛實底細和法寶功用，以逸待勞，一切均有應付。所用法寶，無一不是對方剋星。上來幾下，便即打悶，使其莫測高深。大挫之餘，心氣先餒，又帶着愛徒累贅，諸多顧忌，好些未容施展，枉自怨毒，怒火填胸，除了敗退回島，更無良策。這時身後漫空烈焰，已被碧光逼緊，反爲敵用。那碧光乃千萬年凝寒之氣，爲乾天罡氣所迫，日積月累，凝鍊成一團奇寒氣質，經一前輩仙人費了百年苦功，煉成此寶，名爲寒碧珠。後來成道飛昇，傳與了玄龜殿散仙易周。爲破天癡上人兩極陽精合煉之寶，使乙休到銅椰島對敵，滅卻一層危害；又知乙休好勝，不肯借助於人，特令楊姑婆帶來交與韓仙子，如法使用，並告以連日虔卜先天易數所得玄機，請韓仙子適可而止，略微懲創，稍去日後驕妄，使其心服已足。不可窮追，挫折太過，致令情急拼命，鬧得仇無可解，兩敗俱傷。其元神凝鍊，法體原身尚未恢復，祇憑神遊。銅椰島之行，尤不可隨乙休同往。韓仙子性雖有點剛愎，生平祇信服妙一夫人和楊姑婆兩位好友，言聽計從。雖未下那絕情毒手，但恨對方，人還未見，先已出口傷人，所以還在驅火追逐。此寶與鄭八姑雪魂珠相比，一個是水到渠成，年久天生，已經成形，到了火候，纔經寶主人加功緊煉，使與本身元靈相合爲一，成爲曠古奇珍，無窮妙用；一個祇具精氣，未到爐火純青地步，經人收去，加功緊煉，始成法寶，祇是氣質功候稍差，如論對敵時的威力靈效，多半相同。尤其抵禦真火，因附乾天罡煞之氣，獨具專長，更不在雪珠以下。收發運用，更是無論相隔千萬里，無不由心。韓仙子本定破敵以後，即將此寶經由空中發送回去；這裏如法摧送，寶主人心靈相通，立即警覺，自會收去，萬里相隔，片刻即至。除卻佛門心光遁法和道家的靈光飛行，誰也追它不上。

天癡上人哪裏知道，反風驅火之法不特無功，身後烈火光芒反被罡風催動，來勢更急，竟快被它追上。這纔死心息念，忙催遁光，加緊飛逃而去。總算知機，免了葬送一件法寶。正縱遁光急駛，猛聽頭上有破空之聲。天癡上人師徒飛本極高，一聽聲出己上，定睛一看，一道碧光挾着一溜其長經天的紅光，正由頭上極高空的雲層之上飛渡，往自己去路一面飛去。分明身後追逐的烈火和那碧光，竟比遁光還快得多。回頭固是無顏，火光忽越向前面，不知敵人又鬧甚玄虛；繞路遁回，又大丟人，祇率硬闖。邊飛邊尋思，方覺進退兩難，遙望對面山頭上立着一人，手指自己大喝道：「癡老兒，莫害怕，我那山妻是不會追你的。前面我還爲你設有一關送別，祇稍微低頭服輸，便能無事過去，否則難說。如無人救你，令高徒們也許屈留些日子。」說時，天癡上人已經飛近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大罵：「千年壓不死的駝鬼！自己縮頭，不敢和我對敵，卻指使潑婦出頭，祇鬧鬼祟行徑。像你這等無恥，也配稱作修道之士？你當我真個敗了不成？」

乙休聞言，一點也不生氣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癡老兒，難爲你，偌大年紀，還收有這麼許多徒弟，自稱一教宗主。這不是銅椰島上，由你一個人的性，關上門當山大王，作威作福，由你稱尊，無人敢惹。要和人鬥法，得憑真實法力；單是惱羞成怒，真個成了罵街潑婦，無非自失身份，有何用處？適因白犀潭乃山妻主人，故此由她給你一點顏色。知你嫌我未和你交手，有些難過，故來此相候。怎說不肯見你？實對你說，今天我爲戒你驕妄，有心愜這閒氣，看看你到底用甚麼法子向我報復。因要見識見識你那先天混元一氣大陣是甚樣兒，我祇臊臊你的面子而已。祇管放心，此時決不會傷你，遲早放你回島，不過令高徒們卻須留此，做個押頭罷了。」

天癡上人原是急怒攻心，恨敵入骨，口中喝罵，暗地施爲，準備一對面，便師徒合力，一齊夾攻。能傷得敵人，略出怒氣，固是快事；不能，也不再戀戰，就此拿話激將，誘往銅椰島，使其自投羅網，決一死戰。當初發現乙休時，兩下相隔約有三數十里，因飛行神速，就這彼此傳聲對答之際，按理早該飛到。及至互相嘲罵了一陣，天癡上人似覺飛近了些，卻總飛不到前面峰頂。猛然警覺，知已陷入埋伏以內。敵人爲人，決不祇說大話了事。自己雖不怕，這些門徒實是可慮。如真全數被陷在此，自己一人遁回島去，日後便能報得此仇，也是生平的奇恥大辱。身在伏中，初見時打算已無用處。並且一經施爲，妙用立即發動，脫身更難。估量乙休兼用移形換影，借地傳聲之法，真身必隱一旁，對面山頭，祇是旁處移來的虛影，就能施展法力，趕將過去，不是上當便是撲空。

念頭一轉，一面暗囑門徒小心戒備，不可稍微忙亂，也不可離開自己一丈以外，一任敵人辱罵，不可動火輕敵，務隨自己行動。一面忙把遁光停住，先辨明瞭真正子午方位和五行向背。再把盛怒平抑下去，舍卻對面峰頭，或照心中揣測，和自己易地而居。隱身之處，面向西北，冷笑道：「駝鬼無恥，祇使用鬼蜮伎倆，還敢說是和我相對麼？不必再鬼頭鬼腦暗算我門人，今日老夫誤中詭計，甘拜下風。你夫妻真有神通，敢去銅椰島相見，我便從此退出此島，隱居大荒，永不出世，你看如何？」說完，果聽西北方乙休哈哈大笑道：「癡老兒，總算難爲你，居然識得我這移形換影之法，雖還不能脫身，到底少喫一場苦頭。居然也肯輸口，服我了麼？我早料定你不過黔驢之技。至於請我老人家去搗巢穴，賣弄你竊據多年的一點傢俬，做那孤注一擲，我不是上來就和你說，答應準去的麼，何必再用這激將之法作甚？至於我那老伴，這多年來，祇不許人到她門前擾鬧，如有本領，十次八次盡可上門找她，甚時都在等你，決無虛約，但照例不肯上門欺人。尤其像你這等老而無恥之人，不得不加驅逐，以免災害岷山左近草木。想她上門尋你，如何請得她動？就我駝子一個，已夠你受用的了，如再把她請去，她的性情是除惡

務盡，便不能似我這樣好說話了。我本心是稍和你開點玩笑，把令高足們屈留在此，等我回白犀潭向我老伴略敘闊別，再親身來護送他們回去，免得路上遇見對頭，你無力照顧。別人不似我好說話，令高足們有個七長八短，不能保他們長命百歲，追本窮源，說是事由駝子而起，更添抱怨。現在唸你尚有自知之明，我駝子一向寬宏大量，伸手不打笑面人，祇要肯低頭服輸，百事皆了，決不再難爲你。不過話已說出，總該應個景兒，免你回去又向門人吹大牛，說我埋伏被你識破，我計無所施，不得不放你走。如是曉事的，自己一人先行回去，由東南方煞戶飛出，以你法力，雖有一點阻礙，足可脫身。令高足們也祇屈留二日，我便親來護送，無多停留。千萬不可攜帶同行，否則，便是白害他們喫苦。萬一再連你屈留此地，等我一齊護送，就更不是意思了。好話說完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和山妻一別多年，她前此對我頗有一點芥蒂，多謝你的成全，今日纔得相見。亟欲回去敘闊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罷，便沒聲息。

天癡上人聞言，自是愧忿難當，又無法還口。情知所說多半實情，偏是敵人禁法神妙，急切間直看不出一點虛實迹象，連喝兩聲：「駝鬼少住！」不聽答應，料已飛走。留既不可，行又可慮，爲難了一陣。照敵人所說，獨自遁回，日後如何見人？萬無此理，說不得祇好硬着頭皮，先把禁制引發，再行相機應付。想了又想，把隨行門人聚齊，遁光聯合，先放起太乙元磁精氣和身帶兩件最得力的法寶，將師徒十三人全身護住。然後由自己向前開路，不照乙休的話，徑直往回路前飛。揚手一神雷發將出去，哪知乙休行時已將埋伏發動。因他來時途中埋伏全被白眉和尚命人破去，格外加了功力。一聲霹靂過去，立時煙嵐雜沓，天地混茫，上下四處，沓無涯際。跟着五行禁制一齊發動，光焰萬丈，一時金刀電耀，大木雲連，惡浪排山，烈焰如海，加上罡風烈烈，黃塵滾滾，一齊環攻上來。雖仗法力高強，五遁之術皆所精習，又有元磁精氣至寶護身，未受其害。無如敵人禁法神奇，五行相生，循環不已，破了一樣，隨又化生一樣。暗中又藏有乾坤大挪移法諸般變化，玄妙莫測。竭盡全力，僅可免害，脫身卻難。況又未照所說方向出伏。陣中禁制全被引動，有自己在無妨，祇要一離開，衆門人不祇被困，還要受傷。師徒十三人正在咬牙切齒，痛恨咒罵，無計可施，猛瞥見身後現出一大圈佛光，懸在空中，四外五遁風雷祇要近前，便即消滅。仔細一看，正與初來時沿途所遇佛光金霞相助脫險一般路數，知道仍是那人暗助。看此佛光出現在後，分明走了相反方向，一不小心，就許引往岷山敵人那裏，更是奇恥。連忙向南稱謝，率領門人飛身過去。那佛光立即將天癡師徒環在陣中，疾逾閃電，轉了兩轉，忽往斜刺裏飛去。敵人狡猾，竟在遠處行法遙制，頻頻運轉，瞬息百變，並不專指一處。如無佛法相助，再有片時，非被引往白犀潭敵人門上不可。當時驚喜交集，如釋重負，對於暗中助力之人，感謝已極，暗忖：「乙休最不喜人干預他事，此人這等行徑，無異向他挑戰。出此大力，怎又不肯相見？」那佛光

護送出陣，立時隱去。天癡上人方在回頭，欲向那人致謝，猛瞥見左側危崖上有一小沙彌，人影一晃，跟着一道金光，迅疾如電，往峨眉後山那一面飛去，年紀既輕，又是從未見過。乙休法術厲害，豈是常人能破，這樣一個小沙彌，竟有如此神通。看那飛遁情景，功力雖也不弱，如說高出敵人之上，卻絕不似。可是此行除每遇厲害埋伏，必現這類佛光金霞外，更不見別的迹兆。難道有師長隨來，仔細觀察？宛如神龍見首，微現鱗爪，一瞥即逝，更無端倪。祇得感謝在心，加功急駛，往歸途趕去，自打復仇主意。不提。